

楼房村里话小康

□ 彭桂生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吹响，似春风化雨滋润着祖国的山山水水。其内核就是经济更加发展、民主更加健全、科教更加进步、文化更加繁荣、社会更加和谐、人民生活更加殷实。曾记得30年前，按照县委指示部署和局党委安排，我率领县水产局第二批小康工作组，带着铺盖行李，第一时间进驻桥市乡楼房村，开展帮扶奔小康工作，时间定格在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。

村头响起广播声

“喂！喂！村民们注意，请大家准备好提桶盆，到小康工作组住户点，领取县水产局送来的优质鱼苗！”清晨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广播声音，唤醒了沉睡的人们。像一声声鸡鸣，穿透薄雾；又像一阵阵鼓点，刺破苍穹，在沉寂的湖区水乡楼房村上空飘荡着，仿佛唱响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、呼唤着在希望的田野上，高歌着我和我的祖国！

桥市乡楼房村（现合并为桥市镇小康村）由原刘字谐音演变而来。据说历史上这里有一座较大的刘家建筑，该建筑周围称“刘子屋”。相传，段姓祖先经商暴富，大兴土木建造亭台楼阁，人称楼房段家，后引为村名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挖改道河后，老墩上的村民都搬迁至改道河东西两堤上建房居住，繁衍生息。该村位于桥市北向，500多户人家呈条状分布聚落，以段姓族群为主。这里濒临洪湖湿地，地势低洼，淡水资源十分丰富，除种植盛产水稻等农作物外，还非常适宜发展水产养殖生产。

工作组进村后，首先了解到有一件困扰着村干部的事——村民居住分散，村村头尾相距较远，联络起来非常麻烦，往往跑来跑去，上传下达还必须开会，既影响效率又极为不便，村干部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广播站。工作组经请示局党委同意，决定由局出资6000元，工作组负责落实此事，购置了一套

电子器材设备，请县广播站技师帮助安装调试，沿线组装了四只高音喇叭。果不其然，效果相当不错，喇叭一响，不论远近都能清晰收听到，再也不用村干部挨家挨户劳神奔波了，也能及时回应村民的疑惑、要求和急难愁盼事。

广播就像千群之间的传声筒、连心桥，政策宣传、农渔村情、科技知识、乡规民约、发放钱物补贴等等，顷刻间就能传遍乡村每个角落，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，而且不就搁村民吃饭和干活的功夫。平时还能听到红色经典歌曲，一首首脍炙人口柔和而温馨的歌声响彻云霄，荡漾在人们心里，整个村庄似乎也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。

一枝引动百枝摇

水产部门的优势就是一个“渔”字，帮扶就要帮到点子上，用力用在关键处。工作组的重心就是找准契合点，协助谋划好楼房村的发展路子，解决好村民在养殖生产上缺技术、缺信息、缺门路、缺资金的难题。

楼房村是有名的“两水”村，即有水田和水面，“水田饱肚子，水面赚票子”。工作组因地制宜确定了“启动在水，富民在渔”的工作思路，着重搞好“三调”。一是把结构调优，对全村500多亩鱼池做到水中养鱼，池埂种草植树栽果，池旁养猪养鸡，实行鱼、禽、林、果、青结合，水陆空交叉利用。二是把品种调精。在保持七次淡水鱼稳产增产的同时，推广引进了生长快、适应性强、肉质鲜美的又口鲢、淡水白鲢和美国鲟鱼等新品种，并帮助搞好螃蟹、鱼、牛蛙等特种水产品养殖示范。三是把方式调新。在养殖方式上把渔业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，把生物技术与工程技术相配套，重点抓品种资源、饲料资源开发利用、轮捕轮放和配方饲料养鱼、养鸭、养鸭和养猪，为高效农渔业注入新的活力，想法设法让水袋子变成钱袋子，使村民的荷包鼓起来。

不断发现和培养各类养殖专业户，靠样板领头和典型引路，做到培养一人，致富一户，带动一片。村党支部副书记段金尧带头进行名特优养殖，先靠养牛蛙获纯利2万多元，兴建了一栋二层楼房。后来又建起了4分养鳖池，贷款1万元购进40只种鳖，上百只小鳖，视如宝贝疙瘩，成为全村榜样。建立了6个稻田养鱼示范户，推动养鱼大户周文光、养鸭大王段少平、养蟹专家段何清等一批致富能手。在他们感召下，特种养殖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。工作组因势利导，帮助引进优质种苗，发放小额贷款，提供技术支撑，还出面协调产销运营。通过司法和渔政部门保驾护航，从根本上解决农户买难卖难等后顾之忧。全村通过全方位、多形式的种植和养殖，呈现出“猪鱼鸡鸭同乐，鱼蟹稻蟹共生”的喜人情景。

顺势而为风头劲

给钱给物，不如有个好支部。村支书段生辉无论是党性、宗旨观念和工作能力、魄力都首屈一指，这为我们工作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；“两委”班子团结一致，一门心思谋发展、奔小康，村民对幸福生活有强烈愿望和追求，也为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同时，上级的大力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。工作组组成一股绳全力扑在渔渔支农上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除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一定物质支持外，更多的是启动村民的内生活力，增强自身造血功能，强化产前、产中和产后服务。我们紧紧依靠村“两委”，服从大局，摆正位置，当好参谋、敲好边鼓、辅佐村干部工作。这批由局直单位选派的人员，都年富力强，作风过硬，技术精湛，从本职岗位转向农村工作后，马上转轨变型，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，如鱼得水，似虎添翼。譬如沉着稳重的副组长韦柏青，任劳任怨的周泰洲，机敏过人的龙飞，踏实肯干的郑孝成，他们都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，组成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团队。一年

腊月的味道是永远的乡愁

□ 吴述生

香，还有那些被人们津津乐道，耳熟能详的俗语记忆犹新。

“小孩儿，小孩儿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，小孩儿，小孩儿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这些美丽的童谣，在当年似乎也安抚了小孩们幼小的心灵，使他们简单的内心，寄托了一份美好的憧憬和奢望。

那些年稀罕的年味，曾经是孩子们岁末最贵的品饈，曾经是孩子们眼中满满的渴望，曾经是孩子们手里最难以下放的糖果，曾经是孩子的心中 happiest 的时光。

腊月里的味道，全是家家户户忙碌一年收获的最丰盛的奖励，人们苦中作乐时上天给的补偿。因为那时的生活，家家户户户都不富裕，所以为置办各种年货的心情，是大人和孩子心中难以掩饰的欣喜若狂，孩子们心里，尤其期待春节的美味大餐，能早日光临

登场。

多年前的故乡，白雪皑皑腊月时光，北风呼呼，寒气袭人，室内室外一样寒冷。此时，宅外寒冷，滴水成冰，室内年三十晚上，家家户户把火盆烧得红红火火，屋内温度直线上升，一家人围着火盆坐在一起边烤着火边看着春节联欢晚会，大家谈笑风生、热闹非凡。每个人洋溢着喜悦，厨房的蒸格热气腾腾的蒸着吃食，灶里柴火烧得熊熊火火，大铁锅正热气腾腾，预示着生活蒸蒸日上。

正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，记得包饺子的夜晚，心情格外舒畅，月光清澈如水，室内灯光明亮，似乎是一场异常精彩的演唱。

善良的人们围坐在热呼呼的大盆旁笑容灿烂，心情愉悦，一边包饺子，一边聊这一年的过程经历，还有难忘的家长里短、酸甜苦辣。

有爱好文艺的叔叔阿姨，二胡拉上几

耕牛

□ 陈池涛

起！把牛指挥得烦躁起来，我也折腾得满头大汗，气得暴跳如雷。

所以，我非常羡慕队里几位用牛能手，他们翻的田就像螺纹钢编织的地基，一列列一行行，整整齐齐，深浅厚薄完全一致。而且人和牛都还轻轻松松。我那时就幻想，几时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呢。特别是有一回，我看见队里一位大伯耙水田，他赤脚站在耙上，裤子卷到腿肚处，左手拉着牛绳，右手扶着牛鞭，嘴里哼着悠扬的小调。太阳快落山了，西边霞光万丈，在空旷的原野上，这一人一牛，这幅画确实震撼了我。这大概就是田园生活吧。

后来，实现农田承包责任制，田分到了户，牛也分到了户，几乎共一条牛，牛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家家户户开始搭起牛棚，讲究一点的，牛棚不仅漂亮，还结实保暖，差一点的也能遮风避雨。也有的人家太懒，干脆把牛栓在自家堂屋里。每家都必须有一人负责放牛吃草，这个人一般是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。冬天则吃秋后备下的干草料。要用牛时，几个农户就约定几天一转，农户只能在约定的日期，整理自家的农田。时间长了，也会出现纠纷，田少的嫌田多的用牛时间长，田多的又嫌田少的对牛不够好，还有的嫌牛冬天不干活，还要消耗饲料。慢慢地，有的家庭选择独立买牛，有的家庭选择租牛，有的选择购买小型农机代替耕牛。随着外出务工农民越来越多，加上农机作业确实效益要比耕牛高出许多倍，就这样，渐渐的，使用耕牛在农田劳作的场景越来越少见了。

耕牛不仅是劳动的工具，更是农家人的朋友和伙伴。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有耕牛的传说和用语。小时候，听老人讲，历史上最著名的放牛娃应该是朱元璋。相传有一天，朱元璋带领放牛娃们想吃牛肉了。就瞒着员外把一头牛杀掉，大伙一起把牛肉吃了，但是怎么向员外交差呢？众小伙伴都害怕极了，朱元璋拍着胸脯说：不要慌，我们只需这样就可过关！于是他们把牛尾巴栽在地上，然后大哭着慌慌张张去跟员外诉说：不好了，神牛钻到地里去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员外惊讶地跑来看，果然看到牛尾巴竖在土里，不见了牛身，以为是神牛显灵，顿时吓得跪倒在地，双手作揖，恭送神牛归

去。众小伙伴长吁了一口气。当然，这是神话传说。

放牛娃弄丢了牛，是不赔的。因为老话说过，放牛娃赔不起牯牛。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，十四岁以下不负刑事责任。男孩与耕牛习习相关，谁家生了男孩，主人会假意谦虚地说，是呀，得了个放牛娃，又一个摸泥巴果的。再比如：两个连襟，会说成是两个牛伙计。两个牛伙计去岳父家喝酒，一般会说互相攀比，互吹牛皮。反正吃岳父的，就是吃公家的。人生气了会发火，这叫牛脾气上来了。不想干事了，叫溜草头。蛮不讲理的人叫横档木。种田人都知道，草头和横档木都是耕田时分别套在牛的肩颈处和屁股处的农用装备。牛也有最脆弱部位，那就是最怕疼的牛鼻子，小孩只要牵着牛鼻子上的牛绳，就能把牛牵走。后来，人们把牛一发而不可收的，夏天放牛，是放牛娃最快乐的事。让牛吃一会草后，把它赶到水沟或者小河里避暑。放牛娃是朋友，牛也是朋友。小伙伴和牛一起嬉戏，还会分成几派，骑到牛背上打水仗。

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衣裳。荷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笛的歌声在荡漾，喔喔喔喔喔喔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在吹响……”晚归的放牛娃，骑在牛背上，唱着歌谣慢悠悠地回家。当然，我的生产队里的小伙伴中，没有人会吹短笛，多数是手里握一把野草野花，或者就是沟边扯下的不知名的灌木条。小伙伴用灌木条打一下牛的后腿，赶着牛向前走。

耕牛的后腿最皮实，最有力。这种力量感，我在大坑农场人民公园里的拓荒牛雕像中就强烈地感受到。拓荒牛作奋力拉犁状，前腿抓地，后腿粗壮，肌肉紧绷地向后蹬，怒目圆睁，肩膀前倾，似有力拔千斤之神威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大坑农场第一代垦民，他们中有专家学者技术员、退伍军人、工人和农民。他们响应国家号召，从上海、武汉，从湖南、河南，从全国各地来到大坑一望无际的芦苇湿地，开荒造田，用芦苇搭棚栖身，与蛇鼠蚊子作伴，经过几代垦民的千辛万苦，才建设

来，其创办渔业科技简报6期、印发技术资料500多份；巡回播放技术讲座录像10多次、培训村民300人次；从县国营渔场引进4个新品种、苗种150多万尾；经常深入田间地头、塘旁池边进行面对面指导，现场解决问题；还参加桥市乡政府和舒院总支举办的党员双学、生产技术培训、专业户座谈会等活动10余次，同时密切了周边渔场关系。

我们克服了“工作不规律，生活不习惯，交通不方便”等困难，做到了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。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一顶草帽一瓶水、一辆单车两条腿、自带盘缠开炉灶，不给村里添负担。还扶持了5个贫困户，捐送衣物20多件，扶持鱼苗70万尾。为了帮助特困户孙志林走出困境，联系在棋盘乡三墩村任村干的侄儿，专程上门协商解决养老问题。事后，孙老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满眼泪洒地说：“感谢您为我家作想，不仅常登门看望，送衣送物，毫不嫌弃，还把我的侄儿叫来商量养老，我们真是遇到了大恩人、好干部。”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年驻村小康工作结束，当看到楼房村稻谷飘香、鱼蟹满塘，楼房林立，电器齐全，环境整治、生态优良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我们别提多么开心了。我代表工作组在“县直农村小康工作队总结表彰大会”上作了“扬水乡特色，创高发展”的典型发言，工作组被评为荆沙市和全县先进单位，我也被表彰为先进工作者。同时，我们也受到了乡政府和所驻村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。作为一名领队我深深认识和体会到：农村工作艰辛不易，农民兄弟朴实且善良，他们生活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，为他们谋取更多的利益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虽然做了一点份内的小事和实事，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所有的付出也值了。

段小典，用唢呐吹上几段小调，然后再清唱一些人们喜欢的荆州花鼓戏选段，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们跟着花鼓戏做着各种滑稽的动作，祥和欢乐的笑声在屋内飘来飘去。

快过年了，孩子们的奶奶开始忙开了，蒸糯米打糍粑，做米酒，炒阴米炒米，炒花生、蚕豆、油炸玉兰片，熬麻糖等小吃食物，这些香味扑鼻的快乐时光，令孩子们垂涎欲滴。用面条搓的大鲍鱼被奶奶制作得惟妙惟肖，据说是年年有鱼(余)的好兆头。红白相间的糖馅豆沙包，咬一口松软软软，令人爱不释口，寓意生活甜甜蜜蜜。

那时的腊月，对于小孩来说，真的是一饱口福的快乐时光，临近傍晚，大人们领着我们一起放炮仗、鞭、烟花……

所以那些年腊月相对于同龄的人，我的童年应该是快乐的、幸福的，所以至今不忘。

不知为什么，每次想起父亲，眼前总会浮现出老家屋后的小院。

低矮的围墙，紫红的槿木，粉色的月季，长青的小叶女贞，还有那吐着清香的栀子……春夏，杜鹃似火，紫薇如霞；秋冬，菊花吐艳，腊梅飘香。院子里，父亲的身影总是忙碌着的，或松土，或施肥，或浇水，或整枝……累了，泡一杯茶，点上一支烟，坐在腊梅树下小憩；困了，靠在后门口的竹椅上打个盹。鸟儿在枝头叽喳，小鸡在院里觅食，猫则躺在父亲的脚下做起了甜蜜的梦……一切是那样的静谧、闲适而又惬意。

然而十年前，一场大雪肆虐了整个小院。也就是在这个冬天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尽管我们拼命地哭喊，也没能止住他那渐行渐远的脚步，从此，父亲那亲切慈祥的面容便永远地定格在我们记忆的底片中。没有了主人的院落变得萧瑟而荒凉，没有了父亲的冬天是那样的漫长而寒冷。

十年了，三千多个日日夜夜，泪水似乎早已风干，但对父亲的强烈思念却在心头疯长。徘徊在曾经熟悉的小院，伫立在清香四溢的腊梅树下，父亲的笑容竟清晰地浮现在眼前……

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很知礼数，待人非常的真诚。他朋友不多，但大多是至交。每有客人来访，他总是亲自泡茶、让座、敬烟，使人如沐春风。他不仅对亲朋这样，晚年对我们子女也是如此。

父亲早年丧母，三代单传，形只影单，孤苦伶仃，与祖父相依为命，饱尝了世间的疾苦。只是到了我们这代才有了我们姐弟四人，因此，他把我们，特别是孙辈们看得格外重、格外疼。每次回家，父亲总是热情迎接，即使有时睡了，只要听到我们的声音，他都会马上披衣下床，亲自为我们端椅子、泡茶。一番问候过去，他会从口袋里掏出压得瘪瘪的香烟递过来，平时不大抽烟的我也会接过一支，深深地吸上几口。父子俩就这样对坐着，什么都可以说，什么都可以不说，任烟雾在指间缭绕，我便会沉醉在父亲浓浓的亲情中。

晚饭时分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，可这时偏偏不见了父亲的身影。在我們四处寻找的时候，小巷的东头出现了他的身影。只见他佝偻着身子，一手提着一瓶啤酒，慢慢地往回走。他知道我不大喝白酒，特地去路边的超市买啤酒了。我急忙迎上去替他，可他却固执地说，你走，我就来！望着父亲他那弯曲的身影，我的眼睛不禁湿润起来。

父亲脾气很温和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从未打过我们，但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却十分严格。从做人的道理，到待客的礼节，以及餐桌上的规矩，他总是言传身教，不厌其烦。他话语不多，有时却字句千钧。知道我有时脾气急躁，不懂得隐忍，他常对我说，宁可以度向人，不可以脸向人。有一次我心情不好，无故对妻子发火，父亲知道了，事后对我说，做人要知足，要自重，要懂得珍惜！父亲的诤令我羞愧不已。

我最受不了的还是父亲的唠叨，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流泪。一次，我从外地旅游回来，给父母、妻子和儿子带了些礼物，满以为父亲会很高兴，哪知道他看过之后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我再看见他时，他独自坐在房间里，一言不发，眼睛里竟含满了泪水。半天他才说了句：“仅仅这份遭孽啊！”仅仅是侄女，父母离异后一直跟着爷爷奶奶，这次回家我一时疏忽，竟忘了给她带点什么。我怎么就不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更需要关怀呢？事情过去很多年了，每当想起此事，想起父亲的眼泪，我就追悔莫及，心里十分难受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总是替别人想得多，为自己想得少，从不愿麻烦别人。即使有时生活拮据，也不向子女开口。母亲不慎摔断了腿，卧床两三个月，年过七旬的父亲每天买菜做饭，喂药端汤，耐心周到没有丝毫怨言。平时生病，他怕耽误我们，怕我们花钱，总是不肯去医院。最后一次是因为咯血咳得太厉害才勉强住进了医院，但他不让母亲告诉我们，住院一个星期后，我们才知道他生病的消息。父亲患的是肺癌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有时痛得头上冒汗也一声不吭，他是怕我们难过。看到他痛苦的样子，我们心如刀绞，他却故作轻松地对我们说，我还好，你们不要担心！夜晚，我们陪睡在他身边，他口渴了，很想喝水，但为了不吵醒我们，他一直强忍着默不做声。父亲的克己、隐忍和坚强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

父亲一生勤劳俭朴，特别爱干净。早在装卸公司上班，工作很辛苦，不管回家多晚，他都要把屋子打扫一遍。任何时候他的房间，他的床铺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退休后，他在后院里栽树种花，喂鸡养猫，把一个近况荒芜的院落收拾得像模像样，变成了一个乐园。

母亲一生劳累，供我们几个子女上学，没有什么积蓄，日子过得有些清苦。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临终前，父亲用颤抖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纸币，对我们说，你们把它拿到银行去兑了吧。我一看，是一张面值20的澳元，这是他70岁生日的时候，一位澳大利亚的外籍教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他一直收藏着，可他并不知道20澳元究竟值多少人民币呀。这就是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遗产！尽管价值不过百元，但它饱含的山一般的父爱却胜过千金万金。捧着那张写满了爱和无私的浅绿色的纸币，望着日渐衰弱的父亲，我们禁不住热泪滚滚。

父亲的时日不多了，为了准备丧事，我们砍掉了院子里几颗杉树和槐树以腾出地方。父亲知道了，躺在病床上喃喃地说，你们砍掉了我的树，看来我的病不会好了。我们强忍住泪水宽慰他说，您会好的，明年春天暖和了，您的病就会好起来。即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，父亲仍然还在牵挂着他的树，他的小院……

寒来暑往，已过去了十个春秋。父亲当年亲手栽下的腊梅树早已是花繁枝茂，望着那蓝天下映衬下的黄色的花蕾，仿佛注视着早已不在的父亲留下的最后一抹微笑。花开无言，叶落无声。腊梅花的清香在小院里四处飘散，沁人心脾，仿佛父亲那无言的爱围绕着我们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

翻过年又是春天了，父亲的院子依然郁郁葱葱，桃红柳绿。不知来年的院中，我是否还会见到父亲那微微弯曲的、忙碌的身影？不知我是否会目睹生命那美好的轮回归土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……我的耳边响起了苏轼的词句，泪水再一次从我脸上悄悄地滑落……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社会广泛约请爱好文学者征稿：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说、散文（随笔）、评论（读书笔记、影评）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投稿邮箱：556436@qq.com

腊梅树下的怀念

□ 夏新平